

虎年不顺。被“老虎”咬了两口。
一过了春节,我就开始忙活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报告文学的采访和创作。

这种采访,极其实验,极其需要耐心,极其考验你的功力。你得四处寻找、联系采访对象,再约定采访时间、地点,然后再进行面对面的采访。往往是费了好大劲,觉得这个人物不够典型,或与采访过的人物命运相似,只得又重敲鼓另开张,继续去寻找新的采访对象,写新生代农民工,头头起码得掌握六七十个新生代农民工“典型”,写起来才能游刃有余,才能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仅就采访量来说,想起来就让人感到头大。

7月,临时接到任务,我和张帆赴青岛和武汉采访海军一位典型人物。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执行这种临时性任务,已经习以为常。4月,青海玉树发生地震,海军航空兵某飞行团“奖状中队”4101号机组,第一时间飞临玉树地震现场上空,采集到第一批航空遥测影像数据,为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也以最快的速度采访了机组,写出了《“奖状号”紧急起飞》的报告文学。

7月16日清晨6时,准备返京,海军一辆面包车送我们前往天和机场。我坐在驾驶员背后的座位上,车窗外下着蒙蒙细雨。

“嘭!”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否听见了这一声巨响。可能是在失去知觉几秒钟后,我本能地用双手捂住正在流血的左脸。张帆将我扶下车,这时候,整段马路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我蹲在马路牙子上,只见中间的隔离墩,被对方的小面包车撞裂开十几米,小面包车斜横在马路中央,肇事司机仰面瘫在路上。

第一辆救护车鸣着笛声急速驶来,我冷静地对救护医生说:“先拉那位司机,他快不行了。”

第二辆救护车把我送到同济医院急诊室,外科医生在缝合我左额上的13个伤口时(都是被粉碎性车窗玻璃击伤),我听见他与护士在轻声议论:“这位军人命够大的,这个伤口离左眼只有半公分,再近点,这只左眼就没了。”

我既后悔又庆幸,还好,没伤着眼睛。

后来,我听说那位肇事司机只有23岁,也是个农民工。那天清晨,急着将一批服装送到一家批发市场,路滑,车速太快,出了事故。他在急救室里昏迷了三天三夜之后,才

■我之见

他们在为我的灵魂“充电”

□黄传会

醒了过来。

听处理事故的同志讲,对方很担心我会提出什么过分的索赔要求。我说:“算了,农民工,还能要求他赔偿什么?我担心的是他会不会伤残,以后还能不能工作?”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9月9日,办公室装修,我在搬运东西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够惨的,断了四根肋骨。我不得不中断了采访和创作,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一位朋友来看我,连说:“万幸,万幸。”他的意思是,我要是把脊柱摔断,那就真的惨了,肯定截瘫。想想也是,与截瘫相比,断几根肋骨算什么?难道苍天真在暗中佑护我?

头一个星期,每隔6小时,我就得口服一颗叫“泰勒宁”的止痛片,以止住剧痛。当疼痛稍稍缓解些,我的脑子又开始活跃了,想的都是:农民工,农民工,农民工!夜里,待同室的病友睡下之后,我便拉上屋子中间的隔离帘,打开笔记本电脑,又开始与农民工进行对话。一个月后出院。医生再三交代:避免剧烈活动,一定注意休息。

刚到家,便得到一个信息,在北京东郊有个叫皮村的地方,聚居着大量农民工,活跃着一些打工青年艺术团,还有一个打工博物馆。我像突然间发现一座矿藏一样兴奋。

第二天清晨7点,我赶往东郊,好不容易找到皮村。这里的打工青年为我讲述他们的打工经历,为我演唱打工歌谣,带我参观了中国独一家的打工博物馆,一整天,我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中。

夜里9点,我拖着像灌了铅似的双腿回到家里,一下子瘫靠在沙发上,肋部一阵隐痛,累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

两天后,我再一次深入皮村。

我始终认为,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报告”的“真实”,而深入扎实的采访,便是寻找到底

种“真实”的惟一途径。仅仅靠“思想”,哪怕是最高、最权威、最精彩的“思想”,也无法成就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所以,每创作一部作品,我都是采取愚笨而又吃力的办法,都要进行大量的采访和调查。即使在采访上花费再多的精力,再苦再累,我从来都觉得是值得的。

算起来已经有20年了,由于写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贫困警示录》《中国山村教师》《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等报告文学,有人称我为“反贫困作家”,有人说我有“社会责任感”。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社会责任感”是最基本的担当;而报告文学一旦失去了“社会责任感”,或失却了相应的“批判性”,还能成为报告文学吗?

写了20年的报告文学了,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呢?思来想去,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笔下的那些人物——普普通通的士兵、失学儿童、乡村教师、还在贫困线上苦斗的民众、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记得是在太行山区涞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遇到一位名叫李恕的老师。1953年,作为涞源一中的首届初中毕业生,19岁的李恕,响应国家的号召,到农村当老师。在村小那块小讲台上,一根教鞭和一本字典,陪伴他度过了40个春秋。有的是祖孙三代,有的是父子两代,全村有文化的村民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这中间,他也曾经有过调离的机会,可是,一想到自己走了,没人接班,孩子们就要失学,他又坚持了下来。我们临走时,陪同采访的领导问李老师还有什么困难,他想了想,说:“村里不通电,晚上改作业和备课都要靠煤油灯,分配的煤油实在不够用(那时候的煤油还按计划供应),看能不能每个月多供应一斤煤油?”

一位在山村默默无闻坚守了40年的老教师,惟一的要求仅是每个月多供应一斤煤油……在

李恕的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忠厚笃诚、任劳任怨、大忠大义的品质。我的许多采访对象都像李恕,一直在为我的灵魂“充电”,他们在我心中矗立起一座座精神的丰碑。

实际上,就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民众一直在激励我写下去。尽管我手中既无权又无钱,解决不了他们的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他们的工作问题,甚至连农民工让我帮他们的孩子找所学校上学我都解决不了。但只要你关注他们,只要你的心与他们的心贴在一起,或者,哪怕你能认真地听他们倾诉一番,他们便特别地欢迎你,愿意同你讲真心话,愿意与你交朋友。老百姓的善良和淳朴,让我感动,同时又让我感到愧疚。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20年前,我到广西平果县一个叫汤那圃的小山村,调查失学儿童的状况。刚巧是开学的第一天,五年级有5个女生由于家庭贫困而没来报名。我让校长把她们找来,村子很小,不一会儿,5个女孩便站在我的面前。寒风中,她们都穿得非常单薄,用纯洁而渴望的目光望着我。我问她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想读书!”后来我写了《托起明天的太阳》的报告文学,其中“五个少女的灰色故事”一章是专门写她们的。作品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爱心人士伸出了援手,村小一共收到了26万元善款。村里用这笔钱修了路,架了电线,还实行全村儿童免费上学。村民们说,是希望工程让他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10年后,我重返汤那圃,问起那5个女孩的情况,校长告诉我,由于得到希望工程的资助,后来,她们上了中专或大专,都有了工作。校长带我走进其中一个女孩的家,她母亲对我说,女儿在南宁上的中专,就留在南宁工作了。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在昏暗的屋子的木板墙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着两个词“希望工程”、“海军作家”还依稀可见。我的心不由得一震,我想,这也许是这位女孩得到希望工程资助后的感言和对一位作家的思念。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海军作家”四个字,当成是所有的采访对象、所有的底层民众,对我的激励和鞭策。

辞虎迎兔。与王者老虎相比,兔子属于最普通、最本分的小动物。

继续关注普通老百姓,为普通老百姓而写作,已成为我的一种本能,而且也是必须保持下去的本能。

■生活质感

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事情可能早已忘却,但有些事却像过目不忘的经典老电影一样时常在脑海里闪现,即使是在梦中,也依然清晰如初。

50年前,17岁的母亲怀着我8个月的时候,从公社草坪的秋千上摔了下来,于是,我便提前来到了人间……家乡有“七成八败”之说,认为8个月大的孩子是难以养大的。据说,我生下来比老鼠大不了多少,蜡黄寡瘦,皮包骨似的。当时母亲几乎没有乳汁喂养我,加之又逢那个物质匮乏的饥荒年代,家里人只好把我送到乡下一个刚生下孩子不久的娘娘(家乡称“娘娘”即阿姨的意思)家里,代为养活。

娘娘家其实是一栋矮小不起眼的木屋,简陋的屋子里空荡荡的好像没什么东西,而一家人住的那间屋子也不大,中间赫然摆着一张古色古香的雕花木床。床上垫的是厚厚的干稻草,摸上去感觉还是蛮舒适的。我是冬天去的,睡在那样干烈的稻草床上定是暖乎乎舒坦的。那阵子,我吃着娘娘的奶水,睡着简朴而暖和的木板床,一天天看着看着长出肉来,脸蛋儿也渐次红润白胖起来。我依稀还记得,这个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别人家孩子的女人,总是把家中最好吃的留给我吃,然后才给自己的孩子吃。为了争吃的,与我一起奶大的那位小哥哥没少挨娘娘的打,而娘娘好像总是庇佑我、偏爱我一些。当时我不懂,为什么那位小哥哥叫她“妈妈”,我却叫她“娘娘”,直到我6岁那年母亲来接我去县城念书时,我才晓得“娘娘”与“妈妈”的含义有所不同,但感受相同的却是一样的母爱、一样的温暖、一样的呵护。娘娘是我应该用一生去敬重感恩的恩人。正因如此,那时日子过的虽然清贫,而我内心却是丰盈而富足的。

长大后,对我有恩的好人委实不少,像家里的亲人、学校的老师、插队时的房东、工厂的师傅、刊发我作品的编辑,都曾令我心生感动,心怀感激。令我没齿难忘、心存感激的还有那些可亲可敬的作家朋友,亦如王安忆,亦如梁晓声、迟子建等。

怎么说呢?认识王安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上海念书。某日,我懵懵懂懂地找到儿童时代杂志社,见到了二十几岁年轻清丽的王安忆,便从自己兜里掏出几页手稿,忐忑地交到王安忆手中,一脸羞怯地去望王安忆,王安忆乌黑的眸子里闪烁着真诚的光亮,与这样的目光相遇,心一下子就温暖起来。一种被欣赏、被感动的快乐萦绕在心头。从此,我与安忆结下友情,成了朋友。认识梁晓声,那是几年之后我已经在一个偏远城市的一家印刷厂工作,读到厂里印的《人民文学》上梁晓声的一篇小说,竟夜不能寐,就急切去信,不久便收到梁晓声的回信,他把自己当时生活上遇到的一些迷茫与困惑告诉了我,读罢,我很是激动与感慨。他那时已是名气不菲的作家了,却与素昧平生的我掏心窝子说话,真的够意思、够朋友!

生活中少不了朋友,尤其是真诚的好朋友。每个人的内心都镌刻着一些好朋友的笑容,储存着他们每一句温暖的话语和每一道爱意的目光……当你遇到困难时,他们会鼎力相助;当你碰到麻烦时,他们会伸出援手拉你;当你身陷窘境时,他们会尽心竭力扶你。这是一种不掺杂任何沽名钓誉、功名利禄的真情相助。这种相助与付出,是真心实意、全心全意的。世界上,能拥有这种幸运的人怕是不多,幸运的是,这种弥足珍贵的朋友我遇到了。记得1996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总觉得有点漫长,甚至难捱。当时我放弃了停薪留职在外企优厚的待遇,奉领导之命提前一年回单位上班。可没想到的是,刚一上班,一纸红头文件搁在我办公桌上,不仅免了我的职务,还调我到另一个我根本不太熟悉的编务部门工作。我没多想,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径直朝编务室走去。那一刻纵有千般苦楚、万种怨言,也只能一个人默默地独自隐忍、承受着,面对人生新的考验与磨练。但那时我毕竟已经36岁了,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从零开始。然“危难”之时,我写信给梁晓声、王安忆,他们知道我的遭遇后,欣然接受我的约稿。很快,我在1997年秋出版了梁晓声的新散文集,1998年春出版了王安忆的新散文集。以后,不几年就有他们的新书出版。迄今为止,我责编了梁晓声散文集及长篇小说4部、王安忆散文集及长篇小说3部。像他们这么有名的作家几年内将三四部作品交给同一位编辑同一家出版社出版,恐怕也不多见的。经王安忆引荐,我又结识了迟子建,也顺利出版了她的散文集与小说集各一部。更为难得的是,他们所给予我的都是原创作品或最新力作、出版后的获奖,有的畅销。这些,无疑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舞,也带给我异常的感动和快乐。生活亦然这样:当一扇门被关闭就有另一扇门为你打开。因此,当我们遭遇某种变故或不幸时,心态要淡定、要坦然,凡事往好处想,一切朝前看,每天怀着宽容与感恩的心情生活,你的心头就会清澈似水、温暖如春。

人生只不过转瞬即逝,那些如涓涓细流般的爱恋、如丝丝春风般的关怀却永驻心间,宛如我那娘娘温暖的臂膀、甜美的乳汁;宛如我那作家朋友真挚的话语、殷切的目光……从他们的身上我得到了弥足珍贵的爱、真诚、善良和关怀。

■印象

续起武隆的文脉

□韩石山

的一章寄了去,不久便收到《芙蓉江》的创刊号。

去年春天,有法又有信来,说要办个名家笔会,邀请我也参加。我虽不是名家,凑个热闹还是愿意的。总是这样那样的不便,一拖再拖,直到初冬时节方始成行。去了之后才知道,有法不知哪来的神通,竟请来了蒋子龙、叶延滨、韩小蕙、王英琦等多位当代名家,对一个山区小县来说,真可说是一场文学的盛会了。

两三天的时间里,我们游览了著名的芙蓉江,参观了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芙蓉洞,天生三桥和地缝。不管走到哪里,有法总是陪着我们,前后照料,不辞劳苦。得空儿,就谈他的宏伟设想、具体措施。说到《芙蓉江》杂志的定位,说是当初很是费了一番踌躇。有人主张,县级刊物嘛,发表本县业余作者的习作就行了。有法先生不同意,说是,只发本县作者的习作,也就失去了办刊的意义,一定要有名家作品带动,时间长了,无形中会提高本地作者的境界与能力。

跟有法谈话时,我留意到,有法年轻时,定然是个非常英俊干练的小伙子。中等个头,圆润的脸型,尤其是那双眼睛,不是说多么大、多么亮,而是那样的柔和,又那样的睿智。我跟县文联的小皮说,你们刘主席当年可是个帅气小伙。小皮说,刘主席的帅气和才气,县上没人不知道!

这样的相貌,这样的才情,勤勤恳恳几十年,饮誉乡里,也就一点不奇怪了。虽有其他的职务,他最为倾心的,还是县文联主席这个做实事的差事。县上干部过55岁就要退居二线,他说,这两年,他要打好底子,不管将来谁接着干,一定要把武隆的文脉续起来,蔚成风气,造福后世。

拉卜楞寺所见

融雪的路蒸腾着热气
她伸仆下去,拜匐成平身
一个,又一个泥水淋漓的“长头”
目光很远,伏地很亲

不要问她从哪里来
不要问她到哪里去
世界因奇花似锦让人动心

唐卡
为信念活着
信念就是我
泼的是血
为了燃亮生命的色泽

每一块颜色都是活的

甘南诗草

矗立,成为一座
厚重而澄净的雕塑

彩幡飘飘

远空荒原间
我看那个
沉实、圣洁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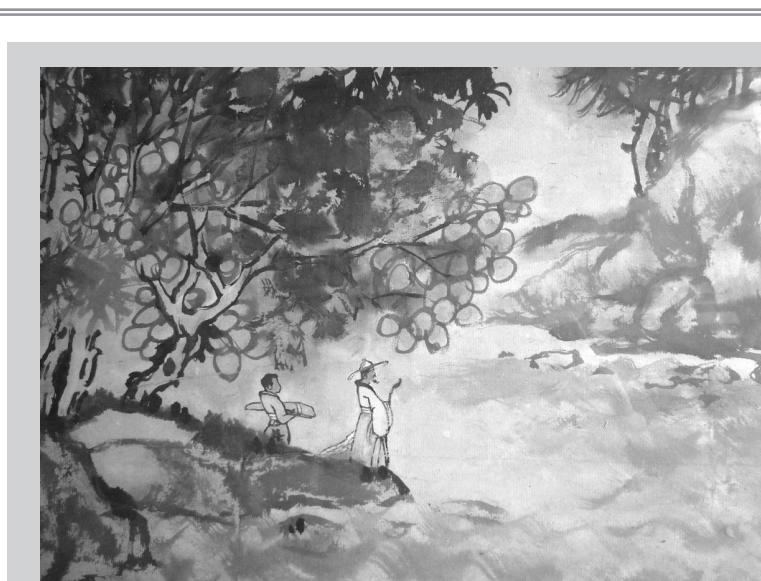
郎木寺

从皑皑雪山和每一条小溪
从青青针叶林和每一条小路
从闪闪的宝寺金顶
从深沉的法号

风吹来

纤尘不飞

襟襟清凉



原上草
刊头题字·臧克家

第二期
杨老黑作

广告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2011年第三期 邮发代号:82-106

中篇小说排行榜

燕式平衡(原载《钟山》2011年第1期)·····林那北
春风杨柳(原载《青年文学》(上半月版)2011年1月)·····葛水平

硕口渡(原载《上海文学》2011年第1期)·····孙频
槐香(原载《山东文学》2011年第2期)·····铁流

少年捉奸队(原载《江南》2011年第1期)·····鲁弓引

特别推荐 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

如读者在当地买不到本刊,可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请读者注意到当地邮局订阅2011年杂志:

每期一百五十二页定价8.00元,全年十二期定价96.00元,

全国最实惠的文学选刊。全国各大中城市主要报刊有售。

电话:010-66031108。

地址:北京市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

中华文学选刊

2011年第三期

小说

长篇

心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六 六

解密畅销·····刘 涛

中篇

七根孔雀羽毛(原载《收获》)·····张 楚

野猫湖(原载《钟山》)·····陈应松

短篇

月牙泉(原载《西部》)·····乔 叶

锦绣年代(原载《天涯》)·····付秀莹